

词汇学 与 辞书学研究

苏宝荣 • 著



CIHUIXUE
YU
CISHUXUE YANJIU



商務印書館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

苏宝荣 著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苏宝荣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ISBN 978-7-100-05568-0

I. 词… II. 苏… III. ①词汇学—文集②辞书学—
文集 IV. H03-53 H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878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CÍHUÌXUÉ Yǔ CÍSHŪXUÉ YANJIŪ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

苏宝荣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568-0

2008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 28.00 元

前 言

本书所收的41篇文章,是从我1979年以来所写的上百篇语言学专业论文中选出的,全部围绕“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这个主题。这里将它们分为“词汇学”与“辞书学”两组,只是按照文章题目的一个大致的划分。实际上,词汇学研究与辞书学研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词汇学研究的许多课题,都是在辞书学研究与辞书编纂实践中提出来的,而同时词汇学研究的所有成果几乎都可以在辞书编纂中派上用场。

我从事语言学,主要是词汇学与辞书学的研究,如果从读研究生算起,已经二十有七年了。回顾语义学、词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深深感到:一是语言的继承性、渐变性与民族性、区域性,在词汇或语义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而这种民族差异使语义规则呈现出异乎寻常的复杂性,使其成为语言研究的难点和重点;二是语言研究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历代成就卓著的语言文字学者,他们既有汉语传统语言研究的深厚功力,又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吸收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新鲜空气,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因此,语言学的研究,特别是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必须坚持古今研究沟通、传统与现代融会、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原则。这是本人从事汉语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的一贯思想,也是本书的编纂原则。虽然由于受历史与自身的条件局限,许多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但却一直在朝这一方向作不懈的努力。

本书所选的论文,从写作时间上讲,历时二十余年;从载体上讲,涉

2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

及十余家刊物或出版物。由于不同年代、不同刊物(出版物)对行文体例(包括提要、附注、参考文献的有无及体例要求)有诸多不同,如果本书强作统一要求,不仅极其繁复,也有失原貌;所以本书大体保持原文发表时的体例。特别是讲词汇学与辞书学时要经常引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二十多年间已几经修订,而每篇文章是就当时的版本立论或评述的,本书中就更不宜统一引述版本。这里特作说明。

目 录

词汇学部分

本质的同一性与特质的差异性

——谈汉语词汇学研究民族特征的发掘与利用	3
----------------------------	---

汉语语义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分为语素与词两个层级	17
------------------------------	----

论语素的大小与层级、融合与变异	30
-----------------------	----

词的表层“所指义”与深层“隐含义”	41
-------------------------	----

论语境的“三个层面”

——“语境”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	50
-------------------------	----

“义素”的分析和“语素”的切分	63
-----------------------	----

词义的层次与义素的类型	70
-------------------	----

词的语境义与功能义	80
-----------------	----

词的功能义的层次分析	92
------------------	----

词的功能的游移性与功能词义研究	102
-----------------------	-----

词语兼类的功能显示与深层语义分析	113
------------------------	-----

“隐喻类比”与“近义偏移”

——谈汉语多义词形成的两种主要途径	123
-------------------------	-----

论文学作品中语词的“言外义”	134
----------------------	-----

汉语词义演变规律新探	140
------------------	-----

2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

不能“以今律古”,也不要“以古限今”

——谈古语词在现代汉语中的理解和运用	157
关于异形词整理和规范的理论思考	165
连绵词(字)的义界及其二字分合的历史考察	
——兼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联绵字研究	180
注重民族特点,坚持汉语词汇形、音、义的综合研究	189
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词汇研究	202

辞书学部分

词的义系、义点、义位与词典的义项	245
汉语语文辞书的词性标注及其对释义的影响	258
词性标注与“词性”术语的“泛化”	272
“隐喻”认知、词义变化与辞书释义	280
词典的语言释义和语用释义	290
专科辞典的语词释义和概念释义	298
词的语言意义、文化意义与辞书编纂	307
汉语特殊词义探源与语文词典编纂	314
文字的动态考释方法与字典本义	320
文字的多源性与字典本义的说解	327
词义的语境偏移与语文词典释义	335
语文辞书释义方式上的几个“误区”	341
《说文解字》的释字特征	348
词义的系统性、两重性与辞书编纂	357
辞书学的广义与狭义	366
辞书的现实功能与潜在功能	371
“语境”理论与辞书编纂	378

应当提高语文辞书编纂的理论内涵	389
试论联绵词典的编写体例	400
汉字部首排检法规范化试探	
——论“切分、定位(定序)”归部法	408
语言文字的变异性与辞书规范的动态性	418
树立辩证的规范观,妥善处理语言文字规范的相关问题	
——再谈语文辞书规范的原则与方式	428

词 汇 学 部 分

本质的同一性与特质的差异性

——谈汉语词汇学研究民族 特征的发掘与利用

提要:在语言研究中,既要认识人类语言本质上的同一性,又要承认不同民族语言特质上的差异性。就词汇学领域来说,以汉字记录的汉语与以拼音文字记录的西方语言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汉语词形的二重性;其二,是汉语语素可分的现实性。认识汉语“语素”的相对独立性,在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中分为词和语素两个层级,不仅可以达到以简驭繁的效果,而且能科学地解决语文辞书收词与释义问题。

一、语义学、词汇学研究历史的简要回顾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语言研究中,语义研究都是历史最为久远的。上古的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涉及了语义问题。西方语义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对话集》;汉语语义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荀子的《正名篇》。而且,在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早期——即语文学时期,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也表现为以注释古书为主要形式的语义研究。特别是汉语在语文学(即训诂学)研究时期,两汉初兴,其后曲折发展,清代达到全盛,语义、词汇研究曾经经历过辉煌的历史时代。然而,直到19世纪末为止,从世界范围来说,语义研究大多局限于解释

4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

具体的词义,考证词义的演变。因而,尽管在词源学、词汇学、词典学及其他的语言学科中,积累起相当丰富的语义材料,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从世界范围来看,语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是19世纪末期的事。1897年,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 Breal)《语义学初探》一书问世,开始对语义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标志着语义学的正式诞生。语义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语义学的研究逐渐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然而到了五十年代,由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把语言形式看作语言科学描述的唯一依据,而且这种主张影响所及,几乎遍布世界各地,使语义学遭受了不应有的歧视和冷落。直到六十年代,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及语言学相关学科(如心理学、逻辑学、人类学等)的发展为语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二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单纯的形式描述将语言研究引进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为代表的新的语言学流派的兴起,才使语义学重新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之一。从20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结构语义学、解释语义学、生成语义学、逻辑语义学、言语行为语义学、框架语义学等各种语义学流派如雨后春笋,纷纷产生。特别是其中所提出的义素分析法和语义场理论,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反响。虽然名目繁多的流派在语义研究上目前还难于取得共识,但却为现代语义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后人如果能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必定会在语义学研究上获得新的突破。

但毋庸讳言,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从语言研究的现状来看,语义和词汇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都是相对滞后的学科。就汉语来说,词汇学、语法学、语音学几个语言分支学科中,由于汉语传统语言文字学没有独立的语法学科,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借鉴西方使汉语的语

法研究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并且获得长足的发展;在语音学研究中,借鉴西方的音素分析方法使“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的传统音韵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而语义学、词汇学研究的情况却不然,虽然新说迭出,流派纷呈,但都还没有显现出明显的优势,都未能对语义学、词汇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作出使人信服的解释。这种现状的存在,不能责怪语义学、词汇学研究者的无能,而在于语义学、词汇学自身问题的复杂性。

二、汉语语义学、词汇学研究的民族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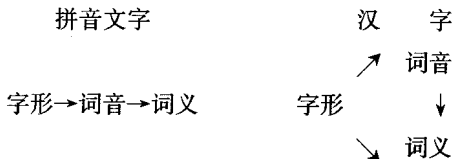
回顾语义学、词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深深感到:语言的民族性差异在语义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而这种民族差异使语义规则呈现出异乎寻常的复杂性,使其成为语言研究的难点和重点。语义(词义)研究难题的突破,语义学、词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必须植根于对这种民族特征的深刻理解与揭示。值得注意的是:在语音研究上,西方拼音文字记录的是音素,与记录“语素—音节”的汉字相比,具有天然的优势;在语法研究上,印欧语言具有形态,与基本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相比,也具有其特定优势;而在语义、词汇研究上,汉语的独立书写形式是汉字,它所记录的是语素,与记录的基本单位是词的印欧语言相比,可分性强,为我们认识和揭示其内在特征与规则提供了条件,同样具有其特定的优势。

就词汇学领域来说,以汉字记录的汉语与以拼音文字记录的西方语言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汉语词形的二重性。

不同的文字体系与语言有着不同的联系,其表现语言的方式和程序是不尽相同的。作为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与词的联系,同西方拼音

文字与词的联系,有着重要区别:拼音文字与词的音、义联系,是线性的;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同词的音、义联系,则是环状的,如图: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拼音文字的字形和词义,都只同语音形式发生直接联系,而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字形和词义,不仅通过语音形式发生联系,而且词义和字形之间也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这就形成了汉语词形的二重性:词(词义)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汉语所特有的以音表义和以形示义的词形二重性及汉语词形——词义的可视性,是其区别于以拼音文字为书写形式的西方语言的重要特征。

其二,是汉语语素可分的现实性。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但不同民族、不同类型(或不同性质)的文字同语言的联系,用以记录语言的方式和程序是不尽相同的。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即文字),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又称“字符”,即记录一定语言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文字的类型(或性质)由字符(即“独立符号”)的性质来决定。从字符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来看,西方拼音文字的独立符号(即字母)所记录的是音素,为音素文字;汉字的独立符号(即单个汉字)所记录的是语素或音节,为语素—音节文字。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从文字与语音的关系讲,拼音文字所记录的最小独立书写单位是音素,而汉字所记录的最小独立书写单位是音节,汉字同拼音文字相比,相对粗疏;从文字与语义的关系讲,拼音文字所记录的最小的独立书写单位是词,而汉字所记录的最小独立书写单位是语素(又称词素),汉字同拼音文

字相比,相对细密。不同类型文字表音、表义的不同特征,我们可用下面的示意图说明:

拼音文字 { 表音:最小表音单位—音素(细)—(粗)音节—最小表音单位 } 汉字
 { 表义:最小表义单位—词(粗)—(细)语素—最小表义单位 }

事物的可分性是认识事物的根本途径。如果说,凭借文字进行语音分析,记录音节的汉字比记录音素的拼音文字相对困难的话,而凭借文字进行语义分析,记录语素的汉字与记录词语的拼音文字相比,却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对汉语词义,特别是合成词的词义的理解和释义,应当而且必须以语素作为突破口。只要我们深刻认识并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不仅可能突破语义(词义)研究的许多难题,而且汉语的语义学、词汇学研究应当而且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里应当指出,用汉字书写的汉语,在语义表达上与以拼音文字书写的印欧语言是有重要区别的。但是,讲汉语的特殊性,不能违背语言学的一般规则。目前确实存在将传统与现代、语言的民族性与共性对立起来的情形:或者认为“语言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并不存在国界”,或者主张“以字为本位来研究汉语”。我们认为,承认汉语词汇研究的民族特征,绝不是否认和排斥人类语言的共性;尊重汉语传统语言研究的优秀成果,绝不是否认和排斥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在汉语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我们对汉语民族特征的认识,对汉民族传统语言研究成果的发掘与借鉴,本身就需要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作指导。应当说,人们对“汉语词形的二重性”的认识,是首先在我国传统语言研究中自发产生,而后借助现代语言学理论得以完善的;而对“汉语语素可分的现实性”的认识则本身就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启迪下完成的。这充分说明汉语研究中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必要性。汉语词汇学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都需要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才能得以解决。

总之,我们既要认识人类语言本质的同一性,又要承认不同民族语

言特质的差异性,在语言研究中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结合,传统与现代沟通,注意发掘和利用自己的优势。

三、充分重视和利用民族特征, 进行汉语词汇研究

关于“汉语词形的二重性”的特征,汉语传统语言研究已经有所认识,近年来语言学者也多有论及;本文重点就利用“汉语语素可分的现实性”这一民族特征,对汉语词汇学研究的问题试作论述。

(一)认识汉语“语素”的相对独立性与“句子—短语(词组)—复合(双音)词”的内部结构的一致性,以“语素”作为汉语词义研究的基点。

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分析语素……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是词组。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而是“汉字、音节、语素形成三位一体的‘字’”,“专门指音义结合体的时候,最好管它叫‘语素’”。(《语文常谈》)用汉字书写的单音节的语素,不论其是否独立成词,都是汉语表义的基本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语素在西方语言中是隐性的,必须从词中去分析;而在汉语中呈显性,大体与独立书写的汉字相对应。代表“语素—音节”的汉字为汉语的语素分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同时,朱德熙先生深刻揭示了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汉语的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语法答问》);“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是平行的”(《语法讲义》)。汉语句子—短语(词组)—复合词(双音)的内部结构具有一致性,而所有这些具有一致性的“结构”的底层是语素,这就使语素在汉语语义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成为

汉语语义研究的基础。汉语的复合词(双音)是以语素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与语义关系组合起来的,我们以语素为基点,按照“语法结构—语义关系”分析、认识合成词的语义,就可以达到以简驭繁的效果。因此,对汉语词义,特别是合成词词义的理解和释义,应当而且必须以语素作为基点。

从语言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早期汉语是以单音词为主的,而当时汉语基本的语法规则已经形成;双音合成词的产生,不仅是两个单音语素语义关系的组合,同时接受了已经形成的句法关系的制约。因此,我们今天认识和说解合成词的词义,必须揭示其内在的语义、语法的双重结构。汉语“句子—短语(词组)—复合词(双音)”内部结构的一致性告诉我们,汉语组词和造句是按照同一规则进行的。在从单音词向双音词发展的过程中,双音词的两个语素同时处在语义、语法的双重结构之中。从语义学角度讲,两个单音节语素具有特定的语义关系,彼此要相互影响;而从语法学角度讲,二者要以一定的语法形式来组合,这种组合关系对双音词的语义也必然产生影响。汉语双音合成词词义的形成,既与构成它的两个语素的意义有关,又与合成词的语法结构有关。

语素或词的所有意义,都显示于它所可能有的全部组合中。双音合成词既然是由两个最小的意义单位——语素构成的,合成词的词义就势必与语素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语素及其组合关系的分析,对理解双音合成词的词义具有重要作用。汉语语素义与合成词词义的关系,即与语素义自身有关,也与合成词的语法结构有关。从构成双音合成词的两个语素的意义关系来说,有同义(近义)、反义(对义)、相关义等;从构成双音合成词的两个语素的语法结构来说,有并列式、偏正式、述宾式、述补式、主谓式等。对于绝大多数双音合成词来说,通过对构成语素不同语法结构和不同语义关系的分析,可以揭示双音合成词的两个语素的意义与其组合的双音合成词的词义的联系,从而达到以简